

农村文学读物丛书



短篇小說

第三集

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編

农村文学讀物丛书

短篇小說

第三集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讀物工作委员会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短篇小說(第三集)

书号 172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7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插页 8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定价(3) 0.88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 篇 之 前

——向讀者交代几句话

这一套农村讀物丛书是专为农村讀者編印的，这里向我們的农村讀者說几句话。

先得說說，为甚么要編农村讀物丛书的短篇集？一共有几本？內容如何？

当代的长篇小说都出了单行本，無論去书店购买、向文化館圖書館借閱、在劳动之余閱讀，都很方便，人手一册就行了。短篇就不同，它們都分散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想选一批最需要、最精采又能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来讀，就不那末容易了。一則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报纸刊物，二則即使有了也沒那么多時間篇篇流覽。尤其是过去发表过、今天仍很有意义的短篇，找来再重新讀讀就更不容易了。为了解决农村讀者这个困难，才編了这一套丛书。

現在是先出四本：三本是短篇小说集，一本是报告文学集。

短篇小说第一集側重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生活，包括土地改革；反对封建迷信及宗法制度，爭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斗争；农村在革命斗争中的移風易俗、发揚新的社会風尚等內容。第二集側重反映几次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时期的武装斗争。这两个集子，是从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几近二十年間的短篇小說中選出来的，有許多篇是中年讀者都能回忆得起来的好作品。第三集側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时期的生活。

另一本是报告文学集，所選入的大都是近两年的作品，战斗性、现实性很强。編选的时候既注意了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讀者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注意了文学性，使农村讀者反复讀几遍也还能有兴味。

这四本集子出版以后，准备每一年都陸續編选一二本，便于农村讀者讀到这一段時間里出現的好短篇。

編选这套丛书时，在内容和形式上注意了甚么？

一方面是，当前农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階級教育运动，我們想使这四本书成为配合这运动的形象化的、生动的讀物。广大农村讀者能从这几本书里得到革命历史的和今天现实的階級斗争教育，得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和劳动态度的教育。

又一方面是，在編选时特別注意到适合农村讀者的口味、爱好和欣賞习惯，努力做到使選入的作品在思想感情、語言和故事情节的穿插安排上具有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

此外，我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广大农村讀者中提倡經常来閱讀短篇小說和报告文学。

描写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說已經开始在农村中普及了，这是一个大好現象。短篇的普及在目前还不够。可是，在短篇小說里更能迅速地看到今天的斗争和建設生活、看到今天劳动群众在思想和精神面貌上的新变化，因之，对于教育鼓舞讀者投入当前火热斗争也会起到更直接一些的作用（当然是比較地說）。这

是一。

其二，正因为短篇的篇幅短，就更适合于农村读者在地头休息、歇晌、晚上睡眠前阅读。在农忙的时候读起短篇来花的时间少，不会增加疲劳。

因为短篇有这两项好处，所以这也成了编选这套丛书的一个动机。

最后，还要请农村读者都来参加编选和推广这套丛书的工作。

这四本书做为第一批差不多同时出版，农村读者们喜欢不喜欢？还应该增加哪些篇，减去哪些篇？希望踊跃地提意见。读者们在报刊上读到了好作品，认为应该选入以后的集子里的，也请告诉我们。这就是参加我们的编选工作了。

读完这几本集子的，请你们向朋友们推荐这套丛书。建立了读书小组的，请你们评议评议这套丛书。农村宣传工作的热心分子们，请你们选几篇故事性很强、便于讲述的，说给不识字的老年人和妇女听一听。这就是帮助了我们的推广工作了。

编者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同志和朋友的关系，互相之间要有工作和意见上的交流。——这是写这《开篇之前》的目的，同时也做为我们对于农村读者的建议和希望。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

1963年10月

目 次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1)
三年早知道	馬 烽 (15)
耕云記	李 准 (35)
兩匹瘦馬	李 准 (67)
延安人	杜鵬程 (79)
春雷	林斤瀾 (97)
一盞抗旱燈下	申躍中 (116)
新結識的伙伴	王汶石 (122)
沙灘上	王汶石 (136)
嚴重的時刻	王汶石 (169)
套不住的手	趙樹理 (189)
張滿貞	周立波 (200)
韓梅梅	馬 烽 (209)
惠嫂	王宗元 (224)
普通勞動者	王愿堅 (238)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

—

这几天，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卖地的事情了。

俗話不俗，“要得穷，翻毛虫”。張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要是不胡搗騰牲口，地种好，粮食也足够吃。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轉牛牙绳，今年春天把一头紅牡牛换了个小叫驴，回来做不成活，沒喂够十天又卖了。算下来賠了二十多万，想再买个牛犢，也买不住。这时乡干部对他說：“張拴，你不要胡翻吧！‘翻拙弄巧，袍子搗个大夹袄’。”可是他就不服气，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災，牛卖不上价。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好容易才算推出手，算下来一个驴价賠得干干净净，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万元的眼。

“踢下窟窿背上脹，像黃香膏药貼在身上。”張拴是个小农户，經不起这波折，黑夜白天怎样打算，也过不去这一脚。他妻妹夫还見天来要賬，連襟亲戚，惹得臉青臉紅，他也不想再說軟話，就心一橫：“卖地！卖‘一杆旗’，拣好地卖，看有人要沒有！”

这“一杆旗”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形状像个三角旗子，紧靠着流水壕。一年两茬起，誰見誰眼紅，是村里有名的“粮食囤”。張拴咬住牙卖这块地，一来是好卖；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剩几个錢再去捞一家伙。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

一提起張拴卖地，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有人猜这家，有人猜那家，誰也不能肯定。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潑点，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但也常常說自己穷，打量他們也不敢动这大本头。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每月汇回来几十万。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亩业，可是还有人不相信，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

二

“人眼是秤”，这句话一点也沒錯說。宋老定今年一連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一封一封里都有錢。这算把他愁住了，他一輩子沒穿过一双洋袜子，可是也舍不得买，他只是把这些錢攢着又攢着。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餅，向他要过一次錢，他沒給，又一次是互助組里預备合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东山又向他要錢，他說：“这几个錢我有用处，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东山是个硬汉子，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錢。不过最近，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

宋老定一听说張拴要卖“一杆旗”地，就像他先前娶媳妇时花轎到門口那一会一样，心里又急又高兴，可又沒法出去对人說。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著。吃清早飯时就一本正經地把

东山叫到屋子里，兴致勃勃地说：“张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咋说哩？”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人家不准备卖。”

老定半天没吭声，东山端着饭碗出去了。

夜里，东山回来得很晚，见他爹噙着烟袋，不住气地吸。他妈在一边打盹。

老定看见他回来，就问：“区里有人找你，见他没有？”

“见他了。”东山说罢很想再说些话，可是他没想好应该说。老定是专门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他想着东山有个犟脾气，年轻人得慢慢顺说。

屋子里静得像没一个人。还是老定先开口，他磨磨蹭蹭地说：“我今天见王老三，他说张拴赌咒要卖这块地。‘一杆旗’这块地我摸底，那是黑氯土。只要雨水一灌，比上大粪还来劲。”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说：“土地改革时分给张拴，我就想着咋没分给咱。不过咱是干部，当然不能跟他争这块地。现在要是他卖，咱可不能错过这机会！”他说着盯着东山的脸，又说：“做庄稼人啥贵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东山知道他要说这些话，正预备回答，老定又叹了口气说：“我要钱弄啥？还不是给你弟兄们打算，我能跟你们一辈子？”东山笑着说：“张拴那地不卖了，你别听王老三瞎扯。”

“他不卖！”老定笑了笑，“恐怕他那一屁股账没人给他还！”“他没有什么账。”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说起来，“今后晌我和他商量了。卖地不是办法。张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就那十几亩地，卖了咋办？咱和张拴家从前都是贫农，他现在遇住困难，咱要帮助他。咱咋能买他这地！”老头听得不耐烦，他风言风语听别人说过：“东山是党员，他不会买地放账。”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就气冲冲地说：“咱咋不能买？就别人能买！”

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两情两愿，又不是凭党员讹他的，有啥不能买！”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说这样话，自己一急就说：“爹！话不是这样说的！张拴卖地是不错，可是他不卖地也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我已经答应借给他五十万块钱……”老定没等他说完就问：

“你啥时候承当他？”他翻着两只带血丝的眼。

“今后响承当他。”

东山话还没落地，老定忽的一声站起来了。脸脖的通红，脖子筋起得大高，他像发疯一样喊着：“这是东林挣的钱，不是你挣的。你借！你借！你咋没有把我借给他，你咋没有把你妈借给他！”

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东山娘也被惊醒了。她埋怨着说：“你妹子有喜事啦，我问他要过几百回钱，想买点东西，他都不给，就想着买地。你还和他争个啥！”

三

父子俩闹这一场气不要紧，可慌坏了东山媳妇秀兰。她先跑到麦场上解劝公公，叫他回去。老头冷冷地说：“我不回去，我想坐一会！”接着他又缓缓地交代说：“不用扯旗放炮的，不要弄得谁知道了。”

秀兰急忙回到家里，东山正躺在床上出长气。

“生气了，是不是？”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

“我也没啥气可生！”东山故意装出平和的样子。秀兰却故意逗着他：“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事，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他给老二买地就叫他买，你管他做啥哩！”东山一听秀兰说这话，就

猛地坐起来說：“你怎么也說这話！現在不是說咱买或者別家买，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卖了，——他以后怎么过！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接着他又緩緩地說：“我自己知道我沒尽到責任。麦前我由張拴地边过，看見他地里麦长得像燒香一样，我就觉得难受。都是貧农，明知道他种庄稼沒习惯，也沒有去帮助他。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說：‘看这块地的麦，賠不了种籽！’我臉上就像被打了一下一样。像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亏你是个青年团员！”

这倒引起秀兰的話来了。秀兰說：“我問你，你在我跟前要枪哩，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你既然能說这些，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說？”东山勉强地笑着說：“我沒說完他就走了，我有啥办法！”秀兰故意绷着臉說：“我也得批評批評你。平时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亲父子爷們沒有坐到一块說过話。你飯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你当你的党员，他当他的农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的話办，他当然和你吵架！”东山笑着說：“你倒給我上起課来了。”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秀兰正預备說下去，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扑蹋扑蹋的脚步声，东山急忙摆了摆手，秀兰住了口。老头到屋里后，东山靜听着上房的动静。沒听清楚他娘說了句什么，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說：“他借錢他就借，只要他有錢！哪怕他借給人家万貫江山哩！”秀兰推了推东山，吃吃地笑着說：“这是叫你听哩！”

四

太阳剛露出鮮紅的臉，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田野里傳來隱隱的吆牛声。

宋老定沒有上地。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翻過來，翻過去，老是想着買地這一件事。天明一起身，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

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當過賬房，過去在村里跑來跑去，也算是一個“事中人”。這幾年村里人沒多理他，不過他却挺會巴結人，見了幹部就想盡方法說說進步話。過去看見宋老定，眼角就沒掃過他；現在他看見村里群眾挺擁護東山，見了老定就格外親熱起來。宋老定想買地這件事和他商量過，他就跑得像梭子一樣。

老定剛跨進他家大門，他就迎上來說：“咦！老哥，我昨天就預備去找你，張拴那事有門路了。”

“聽說他不想賣了？”老定慢吞吞地問。

“湊兩天也不要緊，反正有我哩。他想借幾個錢，不賣地，我說：‘你不愁吧，該賣就得賣，不受那洋症，借錢還是得還賬呀！’他心里又有点活了，你放心！”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保險能買到你手里。這地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麥就把你一多半本撈回來了。”老定討厭王老三擠眉弄眼地說話，他說：“他真不賣咱也不強買。”王老三這時却拍了一下他的肩頭說：“老哥，這機會不多，可不能錯過！咳，你呀，現在有二十來畝地，再買個十幾畝，能養住個長工，就雇個長工。”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說：“出一輩子力啦，該歇歇了。”老定听他說着，搭拉着頭半天沒吭聲，他腦子里嗡嗡直响。他在想着：“我真的要雇長工嗎？我是扛了十八年長工的人呀！”他走出王老三家大門後，想起王老三過去給地主跑着買地也是這股子勁；他又想起在朱家扛活時，掌柜們在大麥天，看着別人黑汁白汗干活，王老三也是搖着扇子站在一邊看。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說：“去你娘的吧王老三，你是專會浮上水！”

他一步一步地踱到麦場里，一排麦秸垛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看看这个，比比那个，他想着，“我只要把張拴几亩地买下，哼，到明年麦天就看出誰的麦秸垛大了。”他看着看着自己的麦秸垛慢慢地大了，好像有一大群人在自己場里做活……。他又看那边張拴的麦垛慢慢地小了，小得像草篮子那么大。他猛然想起張拴那一群孩子，在他眼前那一群孩子都瘦得皮包骨头，向他跑来。他急忙蹣着脚走到家里。

秀兰正和婆婆在厨房里烙饅，两个人一問一答正說得有勁。老定听見媳妇說：“我爹呀！他还是老脑筋……”他就站在院子里歪着头听起来。

“他还不是为你們。他已經半截入土了，还不是为你們打算。人一年一年多了，他能不为你們打算！”老婆这样說着。秀兰却笑着說：“俺們才不叫他打算哩。現在咱是互助組，过年咱村要是成立合作社，咱就参加合作社。将来能用机器种地，还发愁沒粮食吃！”老定听着气的胡子都立起来了，他想着遇住个輩儿子，又碰到个瞥媳妇。

吃飯时候，秀兰端上了飯。老定把臉扭在一边看都沒看。秀兰說：“爹！看凉了，吃罢。”他像沒听見。停了一会儿，他忽然向东山娘說：“我不吃了，我去集上吃肉哩！”他說着抓住几个饅，气呼呼地說：“我給誰省哩，我把八股套绳都拉断了，还落不下好！”他眼睛一翻一翻地瞪着秀兰，秀兰臉朝着牆在暗暗地笑。

老定确实到集上吃了一頓。不过他沒有吃肉，他只吃了一碗豆腐湯煮饅。

五

老定和东山鬧气有个特別地方，就是越生气越瞥着干活。

哪怕是一个人耩地，一个人帮耩，两个人一晌能不答一句腔，可是誰也不会蒙住被子睡大觉。

春天时候，因为借車，老定不願意借給人家用，东山却承担了人家。两个为这事鬧了一場气，足足有十天沒說話。这一次鬧气，老定想着最少又得半月不答腔。

天快黑的时候，东山开完党支部會議回来，老定正在喂牛，就装着添草沒看見。却不料东山問着：“爹！咱那谷子割后，那块地种成豌豆吧？”老定猛不防儿子会問他。他看了看东山的臉，臉上帶着笑，虽然笑得不自然，他知道儿子是来和解来了。就慢慢悠悠地說：“行吧，那地就得調調茬。”說着就坐在院子里的捶布石头上。他想着儿子大概是願意买地了，就磨磨蹭蹭地說：“你还年輕呀！啥都沒有置几亩土算事！地是根本。我活着不能給你弟兄俩买十亩八亩，我心里总是下不去。你怕啥哩？有我出头买，誰敢說啥。咱也不能光吃花卷饅，咱也得打算打算吃个白饅。哼！敢說咱每年再添几亩旱麦，”他說到这里一揮手說，“麦子就見年吃不完了。”

“咱現在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东山蹲在地下說了一句。

“不錯呀！有是有，可总是不寬綽。”

东山想着他爹还是这样固执，就把話轉到庄稼上。他笑着說：“爹，咱东地那四亩谷子，你看今年能打多少？”老定思摸了半天說：“最少也能弄它一千三四百斤。”东山知道他爹一說別家庄稼好就眼紅，就說：“林旺家那谷子今年一亩地能打一大石。人家組里那十九亩谷子一块强似一块，和咱那比起来高一筷子。”老定每逢听見这話就不服气，他哼了一声說：“只要舍得往地里上东西，誰的地也不是‘斋公’。”东山急忙說：“不錯，可咱就沒有上。咱今年春天要用十万二十万买点細肥上到地里，何止多打

三五百斤粮食。”老定說了半天，結果又被东山抓住今年春上的事情。就又变过來說：“光上糞也不中，那得看地里啥土质。林旺那块谷地过去是咱的哩，我能不知道，一块地淨是黑氫土，可养苗啦。”东山唯恐怕他不这样說，听到这里就插嘴說：“咱咋会把那块地卖給何老大了？”他說着帶着埋怨口气。老定看了看孩子的臉，叹了口气說：“你也不用埋怨你爹，提起来这事，我渾身肉都直顫。民国三十二年，两季沒收，偏偏你媽就害了月家疾。我那时候正被朱家开消了，回来只得見天推一車子煤卖卖，弄几个錢給你媽拾副药。你那时还小。你那个小妹子咋糟踢啦？你娘在床上躺着，我得見天抱着她挨家找奶吃。想叫你外婆来，咱家沒粮食。我得做飯，侍候病人，起五更还得去推煤，結果把你那个小妹子活活餓死了。”老定說到这里眼圈紅了。他停了一下咬了咬牙又說：“等你媽病好，踢下一屁股賬，麦口期吃地主五升粮食，到麦罢还一斗。四亩地卖給何老大，算下来也不知道找了多少錢，反正只够打发药賬。”他接着搭拉着头說：“就是那年才把你送去学銅匠，你才十三岁！”他說着偷偷看了看东山从小受过症的臉。

“那时候也沒人救济救济咱？”东山反問了一句。

“救济！乡公所只差沒有把穷人骨头磋成扣，有錢人只怕你穷不到底！”他咬着牙又說：“哪像現在……”說到这里猛地停住了。东山看出了他爹的心事，他叹了口气，徐徐地說：“爹，張拴現在因为他胡搗騰也要卖地了，可是現在是新社会，咱那困难要是放在現在，就卖不了地了。現在共产党領導就是这样，只要你正干，下力，遇住事政府和大家都能帮助，是叫大家慢慢都提高，不能看着叫哪一家破产。”

老定沒吭声，他只觉得額头上的青筋蹦蹦乱跳，脑子里像黄

河水一样翻騰着波浪。

东山看着他爹那样子，就慢慢地說：“爹！过去地主是只恨穷人穷不到底，現在大家是互相帮助。你吃过那苦头，你知道那滋味，咱不能走地主走的那一条路。”

老定仍然沒吭声，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

六

秋天。柿树林成行地排在地边上，密密的綠叶子交織在一起，像一团帳幕；細細的枝条上，挂着将熟的柿子。

宋老定脫了一只鞋子，坐在柿树林下的土坎牆上。他看看天，天藍藍的沒有一絲云彩。他看看地，田野里的秋庄稼蓬蓬勃勃地像比赛一样往高处长着。特别是他跟前的一块高粱，穗子扑楞开像一篷小伞，綴滿了圓飽飽的像珍珠一样的果实。

“地种好真是一亩頂二亩。”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就又想起来这几天他老想的事情了。

他想着千說万說还是多几亩土算事。以后东林們分家时，一个人能分一二十亩地多好。孙子們早晚提起来說时：“經我爷手买了多少地！”他們也知道他爷爷是“置业手”。他又想起来王老三說的：“过年一季麦就把一多半本撈回来了！”誰嫌地多！况且这是买“一杆旗”这块地，全村头一份好地，不能错过这机会。他想着想着，站了起来一直走到“一杆旗”地里。

这块地張拴准备种小麦。眼看快該下种了，还没犁二遍。地里长滿了狗尾草。老定对着这些荒草叹了口气。

他从地里抓起把土，土黑油油地在吸引着他，“还是得买下这块地！”他說着看了看四下沒人，就沿着地边走起来，想步步看